



相见欢

非天夜翔◎著

甲◎ 七月七东风还又

长江出版社
漫奴文化

相见欢

非天夜翔

◎

著

中卷
七月七东风还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见欢·中 / 非天夜翔 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492-4938-1

I. ①相… II. ①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8707号

本书由非天夜翔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相见欢 中 / 非天夜翔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430010)
-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11号楼19层 邮政编码:430060)
- 出 版 人** 赵 冕
- 选题策划**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陈 辉
- 特约编辑** 郭 昕
- 装帧设计** 肖亦冰
-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710mm×1120mm 1/16
- 印 张** 19.75
- 字 数** 430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4938-1
-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SNCE inc.
漫 娱 文 化
名 家 经 典 系 列



非天夜翔 © 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Xiang Jian Huan

相见欢

作者

非天夜翔

总策划

朱家君

选题策划

罗晓琴

执行策划

郭昕

流程校对

郭昕

封面绘画

黯然销魂虫

封面设计

肖亦冰

宣传营销

郭海洋

运营发行

常暮尘

出版社

长江出版社

总出品

漫娱文化

平台支持

小说馆 脑洞W

相 见 欢

目录

CONTENTS

非
天
哀
翔

- | | | |
|-----|------|------|
| 007 | 还朝迁都 | 第一章 |
| 027 | 激流暗涌 | 第二章 |
| 055 | 来者可追 | 第三章 |
| 083 | 故人相见 | 第四章 |
| 105 | 水漫都城 | 第五章 |
| 129 | 沐雨栉风 | 第六章 |
| 153 | 沙场点兵 | 第七章 |
| 173 | 一路向北 | 第八章 |
| 195 | 新官上任 | 第九章 |
| 215 | 邺城烽烟 | 第十章 |
| 231 | 兵来将挡 | 第十一章 |
| 249 | 汝南旧事 | 第十二章 |
| 267 | 国仇家恨 | 第十三章 |
| 287 | 天地为棺 | 第十四章 |



相见欢

非天夜翔

◎

著

中卷
七月七东风还又

七月初七，恨人间，

会少离多，万古千秋。

本故事为架空历史背景

相 见 欢

目录

CONTENTS

非天
夜翔

- | | | |
|-----|------|------|
| 007 | 还朝迁都 | 第一章 |
| 027 | 激流暗涌 | 第二章 |
| 055 | 来者可追 | 第三章 |
| 083 | 故人相见 | 第四章 |
| 105 | 水漫都城 | 第五章 |
| 129 | 沐雨栉风 | 第六章 |
| 153 | 沙场点兵 | 第七章 |
| 173 | 一路向北 | 第八章 |
| 195 | 新官上任 | 第九章 |
| 215 | 邺城烽烟 | 第十章 |
| 231 | 兵来将挡 | 第十一章 |
| 249 | 汝南旧事 | 第十二章 |
| 267 | 国仇家恨 | 第十三章 |
| 287 | 天地为棺 | 第十四章 |



相見歡。

還朝迂都

第一章



七月初七，上梓之盟签订的十三年后，陈、西凉再起战事。

七夕夜一战，如同闪电划过夜空，不到一天便即结束。

开战的信报甚至尚未送至辽、元、陈朝中，党项军队便被召回，无功而返。

七月初七，潼关之战，秦岭内与入城的西凉军共计歼一万七千人，俘一万三。

翌日，西凉赫连达急报，召回伪装成马贼的正规军与骑兵队，收拢残兵，退后三十里。

当夜，边令白病重不治，就此身亡。

翌日凌晨，新任钦差赶至潼关，重整军队，接收边令白军权。

“出发以前，牧相便告诉过我，你思路清晰，做事极有条理，方方面面，都能考量到。如今一见，果然如此，不由得叹一声后生可畏。”

郑隶已年届花甲，留着雪白的胡子，段岭的祖父还在世时，这老头子曾率领南陈军转战长城以外，请他出山坐镇潼关，乃是最好的选择。

段岭汗颜道：“不敢当，幸好有费先生与武独在。”

段岭站在郑隶面前，确实不得不谦卑，这次潼关局面虽是自己一手促成，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漏洞百出，更两次险些丢了性命，若没有武独，自己根本什么也办不成。

郑隶留着王、谢二人不动，简单地重整了一次军队编制。段岭看出郑隶准备在不久后启用谢昊，便知不必再提醒他哪个可用。潼关的任务虽已结束，段岭却还有一堆烂摊子，得好好去收拾，当即与郑隶辞行，回西川去。

“我见过你，七年前，在上京的药堂。”

武独终于想起来了。

七夕那夜，段岭终于告诉他：“对，是我，你还用金乌吓了我一跳。”

“可你……”武独实在想不明白，过往之事，重重叠叠一刹那涌上心头。

秋季暴雨过后，潼关一片水洗般的晴空，马车再度启程南下，依旧是那哑巴车夫，车里坐着武独与段岭二人。

出秦岭后，进巴山时，段岭让车夫在路边停了车，两道全是枫树，段岭便扶着武独下来，在枫林里休息片刻，去打了水来给他换药。

背后是火焰一般的枫叶，武独在那一战里手掌受伤，还扭伤了脚踝，下车进山来，坐在一块大石上，光着右脚，踩在马扎上。段岭调好药膏，给他换药，先是给脚踝消肿，再解开左手上的绷带，止血生肌。

“手上的伤一个月差不多就能好了，不化脓就没事。”段岭朝武独说，“脚踝反而得过些时候，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当心一点。”

武独目不转睛地注视段岭，答道：“没关系。”

“你轻功这么好。”段岭说，“千万不能留什么病根。”

武独说：“先前你想告诉我什么？磨磨蹭蹭的，这里四下无人，总算可以说了吧。”

段岭朝他笑了笑，说：“先前在洞里那天，你说过也有话想告诉我，是什么？”

先前那夜，两人来不及多谈，便被党项撤军所打断，紧接着又是层出不穷的事，武独这两天里，想破了头也想不到为什么段岭会在七年前，那场风雪夜里出现在上京的一个药堂。

但段岭也说过，他父亲是个药商，那么兴许就是药堂的掌柜？

“我先问，究竟为什么会在那时见到你？”武独皱眉说，“你不是得北人吗？”

“缘分啊。”段岭答道，“我们相遇的缘分，早在那时就埋下了。”他边说边小心地给武独的手上着药。

武独不自然地瞥向漫山遍野的枫树，红叶四处飘落：“缘分吗？我……我这一生，在师门立过誓，是不能娶妻、成家的，甚至不应立业。”

“为什么？”段岭问。

“刺客皆是如此。”武独答道，“你有了家人、爱人，便有了弱点，你杀了仇家，对方的后代要来寻仇，就会杀你妻儿，放火烧你的房子。一个以杀人为业的人，能有什么前途？”

“可你师父与师娘呢？”段岭又问，“他们不也成亲了？”

“他们并未成亲，没有名分。”武独答道，“但在我心里，她始终是师娘，后来上梓城破，师父力战身亡，师娘也随之殉情，你身上这件白虎明光铠自那以后下落不明，而山河剑法，也落到了前来营救的赵奎手中。”

段岭问：“所以你为了找它，才到赵奎身边，对吗？”

武独点了点头，说：“赵奎知道我一且找到它就会离开，所以才把它藏了起来。”

段岭问：“找到以后，你要做什么呢？光复师门吗？”

武独答道：“师门已颓落了，当初的传承，也早已离心，镇山河更不知下落，但白虎堂还有一个职责，便是在这乱世之中，保护帝君。”武独说，“可是帝君他用不着我来保护。太子虽有意招揽我，我却知道，他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刺客，而不是白虎堂的传人，归根到底，仍是不需要我。”

段岭心想我需要啊，我需要。

武独说：“赵奎也好，牧相也罢，还有太子，除了先帝以外，大家要的，都只是杀人的刀，不过也怪不得谁，乱世之中，本来就是杀来杀去。”

段岭欲言又止，武独却以为他想安慰自己，反而一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说：“山儿，你呢？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你想出人头地，你今年也已十六岁了，终日跟在我身边，不免耽误了你。”

“什……什么？”段岭突然觉得好笑，又觉心中温暖。

“像你说的，七年前，我本是去上京执行一桩任务，与你在那时便相识，是缘分。”武独又说，“老天将你送到我身边，兴许是这缘分仍在。”

段岭听到这话时，心中亦不免百感交集，是缘分吗？也许从他出生开始，一切便已经注定，注定了他是南陈的太子，是李渐鸿的儿子，会在某一天被带往上京，又注定了在那一天，见到武独。

“我不成家。”武独说，“可你不一样，总不能就这么跟着我过一辈子，回去好好想想，刚满十六岁，来日你大有可为……”

“我自然是跟着你一辈子的。”段岭给武独缠好手上的绷带，包扎好，说，“我也不想成家，立业倒是可以的。”

“你……”武独仿佛早已料到段岭会这么说，又道，“跟着我，没名没分的，这算什么？一辈子当我的小厮？你的功名呢？你不是想往上爬的么？”

“像你师父师娘一样啊。”段岭说。

武独的整张脸蓦然就红了，段岭也觉那句话说得有点不伦不类。

一片枫叶飘落，静谧地落在树叶堆上，发出沙的一声响。

武独看着段岭，说：“那……你要么就……索性……”

“索性什么？”段岭茫然道。

武独想想，摆手道：“罢了罢了，随便说说。”

段岭一头雾水，武独又说：“算你运气好，不是跟了郑彦，那便……先这么定了吧。”

“郑彦？”段岭问，“和郑彦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武独摆摆手道，“回去吧。”

“等等。”段岭说，“我还有话想对你说。”

段岭拉着武独的手，想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武独先前说的话，以前他们不曾聊过这个